

Y

UE FANG YAN LIANG CI

粤方言量词研究

陈小明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粤方言量词研究

陈小明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粤方言量词研究 / 陈小明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610-6078-0

I. ①粤… II. ①陈… III. ①粤语—量词—研究
IV. ①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2188 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辽宁北方彩色期刊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6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晋骞

封面设计: 一品

责任校对: 群蕊

书 号: ISBN 978-7-5610-6078-0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专家评语(代序)*

论文从功能、选择、演变三个方面对广州话量词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通过共时描写和历时解释相结合的方法,较全面地揭示了广州话量词系统的特点及其构成因素。论文多有创新之点,如认为“𠵼𠵼𠵼”一词是由粤语较古阶段的副词“咸”加变声叠韵量词“朋𠵼”经由虚化而融合一体的表“统统”义的范围副词,对广州话量词的类别特点、级次系统、搭配规律运用“有定”与“无定”、“定量”与“不定量”等概念所作的分析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而把广州话量词的研究深化了一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论文立论明确,分析细致,多有创见,取得的学术成就反映出作者已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论文在写作上也是成功的,不少部分写得都相当精彩,惟几章的开头部分比较泛,精简一些则更好。

——复旦大学许宝华教授的评语

对一种方言的量词进行系统的研究现在还为数不多,而着眼于语义考察量词的形成以及量词与名词之间的组配选择关系则富有开创性,它既是对汉语语义句法研究的一次理论探索,也是一次很有价值的实践。全文资料详实,并能从具体的语言材料中梳理出清楚的线索,总结出相关的理论。这种理论思路和研究方法符

*这五位专家是十年前(2000年5月)笔者博士论文《广州话量词研究》的评阅人,很荣幸能得到先生们的肯定和指教。现依先生们的意见对论文作了较大修改,补充了近20个粤方言点的语料,并将题目改为《粤方言量词研究》。拙著付梓之际,冒昧将先生们当年的评语实录于此权作序言。在此,再次向先生们及我的导师刘叔新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合语言理论建设的要求,应予肯定和提倡。文章对广州话量词的分类和特点的分析都言之成理;着眼于语言间的相互影响考察广州话量名结构的底层遗存也很有说服力;对“只(隻)”等量词的从“实”到“虚”的虚化过程的分析具体而得当。这是一篇比较好的博士论文。文章也有不足之处,有些论断不够准确。量词的使用不限于汉藏语系,而是单音节语的一种普遍类型特征,赵元任在《语言问题》中已有分析,文章的行文对此缺乏照应。

——北京大学徐通锵教授的评语

论文从语法功能、搭配、源流及演变等几方面研究广州方言的量词。论据充分,论点基本正确。

作者能充分掌握有关汉语及其方言量词研究的文献资料,对汉语量词的性质和研究现状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全文各部分都能与量词研究的最新进展相接轨。

关于广州话量词研究,不少前人著作曾论及,但以本文的研究为最全面、最详尽、最深入。其中较精彩的部分是对几个量词的语源的考证、对广州方言量词的再分类及其搭配关系的描写。关于“冇棒冷”一词的语源向来众说纷纭,作者的新见较有说服力。

因该文所论课题,前人也曾论及,故部分内容难免重复。为求全面,也不能舍弃,但似可从简。

——复旦大学游汝杰教授的评语

使用不同的量词以表达不同事物的量,这是汉语的一项重要特点。目前,对汉语量词的研究已因其丰富的内涵而逐渐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量词在汉语方言中差异纷呈,对汉语方言量词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汉语量词的性质、历史和现状,可惜过去我们对方言量词的专题调查研究还不多。本文将汉语方言中跟民族共同语存在较大差异的粤方言代表点广州话的量词作为专题研

究对象,选择有开创性。

本文分“引言”、“功能篇”、“选择篇”、“演变篇”、“余论”五大部分,在阐述了作者对汉语量词的产生、发展、性质、分类等有关量词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把广州话单个点的微观研究置于汉语量词的宏观格局中,运用定指、不定指,定量、不定量,有界、无界,有形、无形等概念,对广州话量词的功能、色彩,量词和名词、动词等双向选择的搭配关系,广州话量词跟普通话的比较,某些量词的历史来源等进行分析。分析比较细致并有不少独到见解,例如:从汉语语言演变实词虚化的角度讨论广州话一些量词的虚化过程,其中经过历时和共时的比较后提出,能否以“只”指人,是汉语南北方言量词的一个重要的、具有类型学意义的区别特征,等等,很有见地。

本文主题明确,内容集中,概念清晰,立论平实,达到较高学术水平。

——山东大学钱曾怡教授的评语

方言量词研究无论从汉语语法的角度还是从方言的角度说都是比较薄弱的,作者选取影响日益巨大的粤方言中颇具特色的量词系统进行全方位的共时描写和历史分析,具有创新的意义。作者提出的个体量词不是不表量的“类别词”,而是构成“集体量、个体量、部分量”这一量词层级系列中的一个环节的观点,准确而有说服力,具有理论上的深刻意义。文章对广州话的量词的全面描述,客观而且准确,作者提出的“有定/无定”、“有界/无界”、“有形/无形”、“定量/非定量”的概念,有新意,有创见,不但对广州话量词研究有指导意义,也是有一般性的理论意义的。作者对广州话的百越语底层的挖掘,丰富了前人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尤其是通过壮侗族一些语言中量词与广州话量词的比较,揭示了广州话量词的演变过程。尽管这一部分的内容尚显薄弱,但已经可以看出作者具有独到的眼光。对“𠵼𠵼冷”的词源的考释,比历来的解释都更

有说服力,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合理的解释。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路子是对头的。从文章看,作者已经全面掌握了与本文有关的前人研究成果,对方言学、词汇学、语法学、历时语言学和汉语史的基础理论都有充分的了解,基本功比较扎实。

文章思路清楚,论述细致。除个别地方稍欠严密外,总体来说是较好的。

——天津大学施向东教授的评语

内容提要

粤语是一种与共同语有着较大差异的方言,这种差异在量词上有突出的表现。本书以粤方言量词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共同语、其他方言以及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量词进行比较,试图揭示造成量词差异的种种原因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某些规律,为粤语区的普通话教学、对外粤语教学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此外,本书对粤方言量词中的百越语“底层”成分的揭示,也可以为历史语言学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

本书除了引言、余论外,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功能篇”,着重讨论粤方言量词的表量功能、定指功能、色彩功能。其中对“变声叠韵量词”这一特殊现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指出量词的“变声叠韵”是一种典型的凸现“主观大量”的“大称”形式,同时还运用“有形/无形”、“有界/无界”、“定量/非定量”等范畴概念对量词进行了新角度的分析。

中篇为“选择篇”,着重讨论粤方言量词和数词、名词、动词的搭配选择关系,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特殊搭配现象以及某些搭配规律。此外,还讨论了粤方言量词与普通话量词的对应选择关系。其中指出了名量词和动量词对应选择的若干类型(如“一对多型”、“多对一型”、“一对一型”、“零对应型”等),并分析了造成对应错杂不一的语义差异因素。

下篇为“演变篇”,尝试从历时的角度对粤方言量词共时平面的某些现象作出历时性的解释。首先,探讨了粤方言量词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量词的关系,通过对某些特殊语法现象、特殊量词的分析,揭示了粤方言量词的百越语“底层”成分。其次,从“虚化”的角度分析了粤方言量词“只”的泛化过程以及粤方言某些量词因词义脱落而“虚化”为另一词类构词成分的“融合”现象。其中,对粤方言副词“𠵼𠵼𠵼”[hem²² paŋ²² laŋ²²]来源的分析,既具有首创性,

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𠵼𠵼呤”来源问题是粤方言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难题,本书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指出“𠵼𠵼呤”应为“咸朋呤”,“咸”为“全”,“朋”是古代货币量词,“朋呤”是粤语的“变声叠韵”双音节量词。“咸朋呤”是由副词“咸”加“变声叠韵量词”经由虚化而融合为一体的范围副词。最后,从语音演变的角度,分析了粤方言量词小称变调的演变层次及原因,探讨了粤方言量词“变声叠韵”现象与“嵌l词”的关系。

关键词:粤方言量词 变声叠韵 主观量 定指结构 名量选择 演变层次

目 录

引 言

1. 量词研究的意义	1
1.1 量词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1
1.2 粤方言量词的研究意义	2
2. 量词的性质及命名	4
2.1 各家对量词性质的认识及命名	4
3. 量词的分类及标准	6
3.1 量词的分类标准	6
3.2 各家在量词上的再分类	6
4. 对量词性质及分类的再认识	9
4.1 量词性质的再认识	9
4.2 量词的分类再认识	15
5. 研究范围及语料来源	17

上篇 功能篇

1. 粤方言量词的表量功能	20
1.1 音变表量	20
1.1.1 小称变调表量小	20
1.1.2 变声叠韵表强调	22
1.2 小称后缀表量小	23
1.3 重叠表量	24
1.3.1 量词重叠的表量功能	24
1.3.2 粤方言量词的重叠格式	25
1.4 “数·量”中间插入形容词表大小	31

1.4.1	能插入粤方言“数·量”之间的形容词	31
1.4.2	能接受“大/细(小)”修饰的广州话量词	32
1.4.3	不能接受“大/细(小)”修饰的广州话量词	34
1.4.4	“有形/无形”对量词选择“大/细(小)”的影响	35
1.5	量的大小与肯定否定	38
1.5.1	量的级次系统	38
1.5.2	大量小量与肯定否定	40
1.6	汉语的量范畴及“主观量”的表达形式	44
1.6.1	量范畴的分类	44
1.6.2	“客观量”与“主观量”	45
1.6.3	粤方言量词的“主观量”表达手段	46
1.6.4	量词的表量手段与交际需求	49
2.	粤方言量词的定指功能	49
2.1	关于“定指”“不定指”	49
2.2	定指在粤方言量词中的“例外”表现	51
2.2.1	粤方言的“量+名”	51
2.2.2	“量+名”与“一+量+名”、“指+量+名”	53
3.	粤方言量词的色彩	55
3.1	表达色彩	55
3.1.1	形象色彩	56
3.1.2	感情色彩	58
3.1.3	格调色彩	59
3.2	修辞色彩	64
3.2.1	量词的超常搭配	64
3.2.2	量词超常搭配的修辞手段及效果	65

中篇 选择篇

1.	量词与数词	67
1.1	数词、量词的类别及双向选择	67

1.1.1 数词、量词的类别	67
1.1.2 数词、量词的双向选择	67
1.2 对数词选择有限制的量词	70
1.2.1 度量衡量词	70
1.2.2 绝对不定量量词	70
1.2.3 有修辞作用的有形量词	71
1.2.4 “AA”式重叠量词	71
1.2.5 变声叠韵量词	72
1.3 数词、量词的隐现问题	72
1.3.1 数词、量词的“隐”	72
1.3.2 数词、量词的“现”	75
2. 量词与名词	76
2.1 量词与名词的选择关系	76
2.2 影响量词与名词选择的因素及选择的原则	76
2.3 选择的层次性	78
2.4 粤方言量词与名词的双向选择	79
2.4.1 粤方言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79
2.4.2 粤方言量名匹配选择举例	84
2.5 粤方言、普通话名量词的对应选择	89
2.5.1 粤方言、普通话名量词的对应类型	89
2.5.2 粤方言、普通话名量词的语义差异	92
3. 动量词与动词	96
3.1 粤方言动量词与动词的小类	96
3.1.1 动量词的小类	96
3.1.2 动词的小类	98
3.1.3 粤方言动量词与动词的搭配选择	99
3.2 粤方言、普通话动量词的对应选择	100
4. 粤西、桂南粤方言常用量词的量名搭配	100
4.1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常用量词的量名搭配	101

- 4.2 桂南六县市粤方言常用量词的量名搭配 112
- 4.3 粤西与桂南常用粤方言量词的量名搭配比较 119

下篇 演变篇

1. 接触中的粤方言量词 124
- 1.1 粤方言量词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量词 124
- 1.1.1 “量+名”结构与“底层遗存” 124
- 1.1.2 双宾语中含数量直接宾语的位置 133
- 1.1.3 几个特殊量词的探源 134
- 2 粤方言量词的虚化 142
- 2.1 关于“虚化” 142
- 2.1.1 “虚化”的定义 142
- 2.1.2 “虚化”研究的目的 142
- 2.2 粤方言量词“虚化”的种种表现 143
- 2.2.1 “一只猫”、“一只人”、“一只股”——量词的
泛化 143
- 2.2.2 “呢本地图认真大本”(这本地图确实大)——量
词意义的脱落 150
- 2.2.3 “𡘗𡘗”[həm²¹ par²¹ laŋ²¹]——副词与量词的
“融合” 158
3. 粤方言量词的语音演变 172
- 3.1 粤方言量词的小称变调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小称
形式 172
- 3.1.1 粤方言小称变调的现状 172
- 3.1.2 “-儿”缀与小称格局的形成 173
- 3.1.3 粤语小称格局的成因 175
- 3.1.4 粤语小称的类型 177
- 3.1.5 一个典型的例子——小江白话 179
- 3.1.6 一个看似“例外”的个案——广州话 180

3.1.7 “-仔”缀对粤语小称格局的影响	182
3.1.8 从分布看吴、粤语小称形式与“-儿”“-仔/子”的 关系	184
3.2 广州话量词的“变声叠韵”现象与“嵌 l 词”	186
3.2.1 关于“嵌 l 词”	186
3.2.2 粤方言量词与“嵌 l 词”现象	188

余 论

主要参考文献	193
附录 1 广州话常用量词与名词搭配表	203
附录 2 广州话量词与普通话量词对照表	205
附录 3 量词研究的论著篇目(1952 年——2010 年 3 月)	214
后 记	256

引 言

1. 量词研究的意义

1.1 量词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世间万物无不含有“量”的因素,蕴含于事物中的这种“量”,既可以是具体的,譬如事物通过其外形呈现出来的高低长短的差异,也可以是抽象的,譬如事物在质量程度上显现出来的好坏高低的不同。正是通过这种有形或无形、具体或抽象的“量”,人们才得以准确地认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进而去把握和表述这个大千世界。不同语系的语言各有其不同的表述“量”的方式。通过丰富的量词,尤其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那部分个体量词去表述“量”,则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一个重要而共同的特点。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就不能不去研究其最富特色的部分,而这一通常被命名为“量词”的部分,其实在同系的诸语言中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探究其中的“同”与“异”,揭示这“同”“异”之间蕴藏着的种种事实和规律,将可以给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某些有用的证据。同时,通过对同一系统或不同系统量词之间的搭配对应规律的探讨,也可以为语言教学和语言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诚然,量词的使用不限于汉藏语系,而是单音节语的一种普遍类型特征,正如赵元任先生所说:“在语言的分配上,在太平洋区域里头(西南太平洋、南洋)有许多不同的语族,看不出有什么亲戚关系,但是有些共同点跟相似点。比方词素多半是单音节(不一定词

是单音节,不过词素是单音节);名词前头有数字或指示词的时候,有‘个、把、张、条’那类的量词。”^①但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量词最为丰富,尤其是其中的汉语,其量词是最为发达的,其量词系统是最为完善的,其方言量词子系统是最具特色的,也是不争的语言事实。因此,把量词作为汉语和粤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来进行研究,应该是具有充足理由的。

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比较重视对量词的研究,而且可以说是新见迭出,成果丰硕。以下几组数字便是一个明证(所列为作者从主要刊物及文集检索到的论著篇目数):

1952年至2010年3月量词研究论著篇目统计^②

研究范围	论文	著作	合计
古汉语量词	109	3	112
普通话量词	390	9	399
汉语方言量词	48	0	48
少数民族语言量词	47	1	48
汉外量词对比	53	1	54
	共 647 篇	共 14 部	总 661 篇(部)

1.2 粤方言量词的研究意义

从上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虽然研究量词的论著已有 600 多篇(部),但关于汉语方言量词方面的论著却不到 50 篇,仅占 7.2%,而且至今尚无方言量词研究的专著问世。这种严重的比例失衡,说明方言量词的研究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粤方言是汉语方言中通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一种“强势方言”,其使用范围除通行于穗桂港澳地区之外,还广泛地在世界各地华人社区中流行,使

^①引自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②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发现最早的量词研究论文发表于 1952 年,故统计自 1952 年起,详细篇目见附录 3。

用人口多达七八千万^①。遗憾的是,粤方言中最具特色的量词一直以来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至今仍无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随着粤方言区,尤其是其中的广东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越来越多的粤语使用者希望学会普通话或说好普通话,而港澳地区更是急需培养一批能讲标准普通话并具有普通话语文工作能力的公务员。此外,由于粤方言及粤方言区的特殊地位,许多非粤语使用者为了各种目的(譬如到粤方言区经商),也感到有学习粤语的需要(如前些年曾出现过的“学粤语热”),甚至有些来华留学生也提出了选修粤语课的要求,即粤语又面临着一个对外粤语教学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粤语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粤语是一种与普通话差异较大的方言,粤语使用者要顺利实现两者之间的“换码”,确非易事。而量词则是“换码”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两个不同的量词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异常复杂,有些即使看似相同的量词,其实也是同中有异,甚至是异大于同。譬如,常听到操粤语者用普通话与人交流时说“这只马跑得快”,“我吃了一条雪条(冰棍儿)”等等,殊不知在普通话里,马论“匹”不论“只”,冰棍儿论“根”不论“条”。而在粤语里,马既可论“匹”,也可论“只”;至于“冰棍儿”,在粤语里则只能论“条”了,因为粤语里压根儿就没有“根”这个量词。本文的写作,正是试图通过探求粤方言量词与普通话量词的不同特点及彼此之间的对应规律,为粤语地区的普通话量词教学及相应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参考意见。此外,粤方言量词与普通话量词有不少相异之处,本文也尝试对这些相异之处作出历时性的解释。

在现代汉语方言群中,粤语以其语音、词汇、语法的众多特点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而造成粤方言特殊地位的原因“固然主要应该从汉民族入粤的复杂过程中去寻找。但是,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另外一个对方言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那就是因民族杂

^①参看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